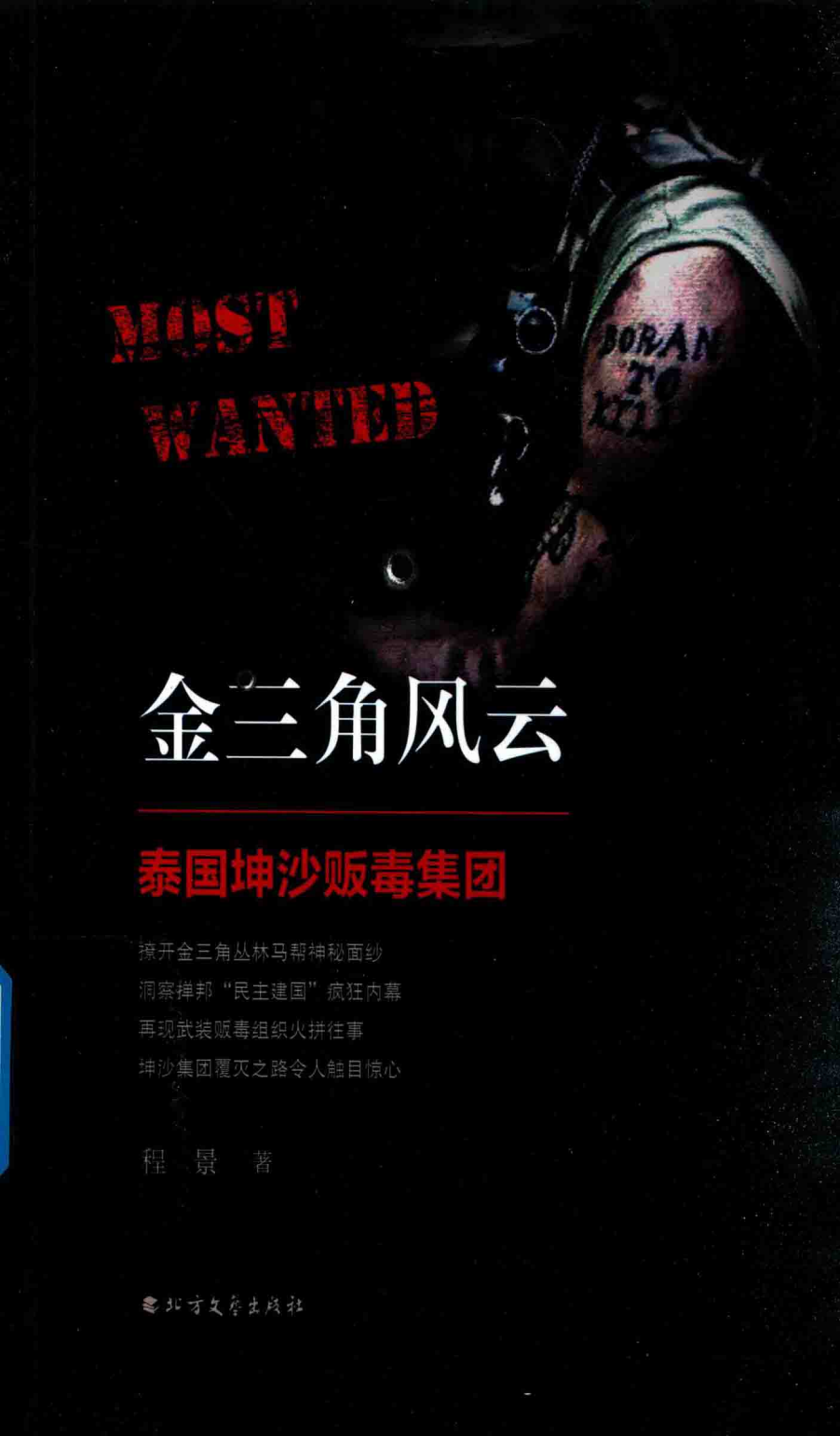




MUST
WANTED

金三角风云

泰国坤沙贩毒集团

撩开金三角丛林马帮神秘面纱
洞察掸邦“民主建国”疯狂内幕
再现武装贩毒组织火拼往事
坤沙集团覆灭之路令人触目惊心

程 景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金三角风云

泰国坤沙贩毒集团

MOST
WANTED

程 景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三角风云 / 程景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317-4197-8

I. ①金… II. ①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5570号

金三角风云

Jinsanjiao Fengyun

作者 / 程 景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赵 芳

装帧设计 / 锦色书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印 刷 /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232 千

印 张 / 10

版 次 /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4197-8

定 价 / 39.00 元

前 言

金三角，这块贫瘠、愚昧、落后的土地，它遍野盛开的罂粟花，滋生出一伙令世界震惊的大毒枭。

他们组织“世纪商旅”贩运鸦片；他们花上百万美元，高薪聘请化学专家，提炼纯度达98%的海洛因，堪称毒品世界之一流。

他们打出“掸邦革命军”的旗号，占山为王，建立“掸国”，自选“总统”。一个“毒品王国”由此称霸金三角。

他们拥有几万贩毒武装，装配着最现代化的武器，同政府军刀枪相见、大动干戈，为谋取霸主地位独占毒品市场彼此钩心斗角、相互残杀。马帮古道、密林山寨，从此硝烟弥漫，枪声四起。

他们每年从毒品加工和贩运中，获取上百亿美元的暴利，金三角海洛因产量，占世界毒品市场四分之三以上。

一时间，毒源滚滚祸及全球，毒枭横行世界……

今天，尽管“毒品王国”已经覆灭，“掸邦军”也作鸟兽散，但“白色幽灵”依然挥之不去。

本书讲述的是发生在金三角这块土地上以坤沙家族为代表的几个贩毒集团的故事。坤沙集团的老巢虽属缅甸管辖，但他们发展壮大的二十多年却主要是在泰国这片土地上，各大贩毒集团之间一些惊心动魄的争斗也发生在泰国，所以习惯上把他们归为泰国的黑帮。

目 录

第 一 章

躲避追杀 大毒枭初试锋芒
/001

第 二 章

贩毒发家 血洗剥蒙土司府
/025

第 三 章

铲除异己 坤沙威震金三角
/041

第 四 章

引狼入室 罗星汉果敢称雄
/055

第 五 章

聚啸山林 残军贩毒谋生路
/089

第 六 章

殊死较量 坤沙集团遭重创
/117

第七章

乐极生悲 大毒枭逮捕归案
/147

第八章

机关算尽 行刺未成落陷阱
/163

第九章

冤家路窄 罗星汉一败涂地
/187

第十章

绑架人质 金三角血雨腥风
/203

第十一章

巧施奸计 大毒枭逃脱法网
/219

第十二章

东山再起 武装联合兴风浪
/251

第十三章

回光返照 “开国大典”惊世界
/281

第十四章

曲终人散 坤沙投降归山林
/307

第一章

躲避追杀 大毒梟初试锋芒

在泰国、缅甸、老挝三国交界处，“金三角”神秘莫测。这里贫瘠落后，却滋生出坤沙家族这样世界一流的贩毒集团。

坤沙自幼好武，因家族争斗被逼远走他乡。仰光街头拾破烂，拜武林高手为师。出于无奈，杀师兄初显身手。

澜沧江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穿过横断山脉奔腾而下，经云南西双版纳出国后改称湄公河，奔腾在南亚大陆的崇山峻岭之间，流经 2888 公里注入印度洋，形成东南亚第一大河。

在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处，喧嚣汹涌的湄公河夹带着大量泥沙，与蜿蜒曲折的掖赛河交汇。泥沙倒灌流入掖赛河，便在两河交汇处沉积。数亿年的地理运动，在两河之间形成了一块小小的三角洲。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每年三四月份，庄稼一片金黄。

今天人们所指的金三角范围要大得多，它包括缅甸东部萨尔温

江西岸、掸邦高原、泰国西北部清莱府、丰颂府和清迈府一带，老挝西北部琅南塔省、丰沙里省、琅勃拉邦省和南塔河沿岸也都包括在内。金三角总面积在 15 万至 20 万平方公里之间，相当于我国台湾岛总面积的四至五倍。但实际面积有多大，恐怕谁也无法弄清楚。

金三角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3000 米以上，大多是崇山峻岭，森林茂盛，气候炎热，这里虽说土壤肥沃，但一年中漫长的旱季不利于东南亚主要农作物的生长。加之交通极为闭塞，除了一条简易公路从泰国清莱府的首府清莱通往金三角腹地泰国的万欣镇外，各村寨之间主要靠羊肠小道联结。山民除种稻谷做口粮外，其他经济作物如咖啡、茶叶，收获后必须肩挑背扛，长途跋涉十几天，在平原地区才能找到买主。交易这般艰难使山民们觉得得不偿失。

1825 年，英国占领缅甸不久，英国一家公司把大量罂粟种运到掸邦；1886 年，英国占领整个缅甸后，强迫掸邦人民大规模种植罂粟。因为掸邦高原森林遍布，山民们放火烧荒露出大片土地，仅靠肥沃的腐殖层就可以连续几年使鸦片丰收。那里有漫无边际的山林荒地供山民们轮环耕作。加之种植罂粟无须复杂的技术，适宜的气候使罂粟生长三个月就可收获，一年可种三季，此后，罂粟花迅速在掸邦高原遍地盛开，并蔓延到缅甸的克钦、曼德勒等邦省。

从此，罂粟种子在金三角落地生根。山民们种植罂粟无须翻山越岭去出售，自有买主上门收购，甚至买主就常年住在村寨里，而且鸦片能卖出的价钱，高出其他作物十几倍。有了鸦片就能有现金，就能买自己想买的货物，就能有病求医生看病开药。鸦片甚至本身就可替代金银在市场流通。然而，山民并没有因鸦片而富裕起来，对他们来说，罂粟如同稻米茶叶，只不过是维持生计而种植的普通作物，暴富的是那些烟贩毒枭。

金三角是个多民族地区，除掸族，还有瑶、苗、布依、拉祜、傈僳、佤、哈尼、克耶等族，各族山民们居住在上千个村寨里，有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国籍，也不知何为国界。直至今日，不少村寨依旧是刀耕火种，村寨随着新开辟的耕地不时迁移。金三角地处缅甸、泰国、老挝三国的接合部，三国边境地区“山高皇帝远”，政府对他们的管治往往徒有其表，鞭长莫及，实际上谁也不愿去认真地管，当地的实权大都掌握在寨主或土司手里。

海洛因由鸦片加工提炼而成，5 亩罂粟能收割 5 公斤鸦片，经过几道工序，鸦片被加工成吗啡，然后再提炼成海洛因，通常 5 公斤鸦片就能提炼 1 公斤海洛因。在金三角，鸦片收购价不过每公斤 70 至 90 美元；制成海洛因后每公斤售价 2000 至 4000 美元；在曼谷黑市每公斤售价为 1.5 万至 2 万美元；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其黑市批发价达 12 万美元；当运至美国纽约时，黑市批发可售 20 万至 22 万美元；由纽约分散到各州城市，海洛因上涨到每公斤 200 万美元以上。

巨额的利润促使毒贩玩命般冒险，不知有多少不法之徒，利欲熏心，铤而走险。尽管各国对毒贩惩治严厉，他们仍然拿生命做赌注，去贪图那惊人的利润。

在金三角地区，鸦片交易是一桩公开的买卖，谁都可以在集市像买日用品一样买到鸦片。一般专家认为，金三角的罂粟种植面积达 6.7 万公顷，其中缅甸达 6 万公顷，鸦片年产量 1000 吨左右。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上有 1.8 亿人吸食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其中 80% 以上来自金三角地区。尤其在 1960 年以后，金三角鸦片贸易进入“黄金时代”。该地区生产的各种毒品悄然无声地大量涌向西方各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震惊了整个世界。“金三角”成了令

人谈虎色变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每一个瘾君子都向往的享乐天堂。每一个政府都想控制这块土地，而那些烟贩毒枭则把这里当作不断牟取暴利的金库，他们建立起庞大的私家武装，垄断着毒品买卖，在深山老林的隐秘之处建起大大小小的毒品加工厂。

为了保护毒品生产基地，毒枭们组成拥兵数千的武装集团。这块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几乎无文化教育可言的地方，杀机四伏，神秘莫测，长期活动着多股反政府和其他毒品武装。而在众多的大小贩毒集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有三股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中国国民党残军。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大陆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国民党第 8 军 237 师 709 团，逃出人民解放军的追剿，在团长李国辉的带领下，从中国西南边境窜入缅甸，在缅甸重镇大其力一个不知名的山寨，与另一支国民党残军 26 军 93 师 278 团会合。两支残军加起来一千五百余人。随后他们宣布成立“复兴部队”，李国辉任“复兴部队”总指挥兼 709 团团长，278 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

不久，已逃到台湾的国民党第 8 军军长李弥奉蒋介石之命来到金三角，接管并改编了这支军队，撤销原“复兴部队”番号，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他宣布将 709 团改编为 193 师，李国辉任师长，将谭忠的 278 团改编成 93 师，彭程为师长，两师合成 26 军。这支残军曾一度发展到一万八千人。

当时残军为了生存，把部队一分为四：一部分约五百人，负责操练，主要是技术兵，如战斗骨干、电台联络员、炮手、机枪手等；第二部分约六百人，搞经营，项目有贩鸦片、贩木材、贩山货，筹集资金，然后把山外的食盐、粮食、药品、布匹、枪弹等物资运回大本营；第三部分垦荒种地；第四部分负责与外界联络并招

兵买马扩大队伍。

他们凭数十年职业军人的经验，与金三角一带数百万华裔融合起来，逐渐在金三角地区崛起为最具实力的武装集团。他们投入马帮运输业，向泰、老边境贩运鸦片，换取金钱，后来蒋介石派人来收编，把他们撤回台湾，其中很多人拒绝去台，留在金三角继续武装贩运鸦片。在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国民党残军军官张苏泉，这位国民党黄埔军校后期毕业生，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中并未显示出什么军事天才，可以说是败军之将，但在金三角投靠当地毒枭坤沙后，却成为金三角的风云人物，被称为“雄才大略”，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他的中国传统的谋略文化在金三角得到淋漓尽致的运用。他帮助坤沙阻击了缅军数次围剿，又设计利用舆论宣传，救出了狱中的坤沙，最后又帮助坤沙建立了所谓“掸国”，同时为“掸国”训练出一支颇能打仗的掸军。

正是在这帮残军的扶植和带动下，在华裔后代中生长出金三角最负盛名的“鸦片军阀”。在各方势力的冲突组合中，在与缅、泰、老三国政府军的围剿战斗中，为争夺势力范围，使贩卖鸦片获得更大利润，他们与其他贩毒武装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争霸战。

金三角第二股力量是缅甸的掸邦土司后代坤沙的武装贩毒集团。缅甸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缅甸王朝的行政机构是松散的，并没有全国统一的行政机构。掸族是缅甸的第二大民族，占全国人口的20%，约600万人，主要居住在掸邦高原。在历史上，缅甸人曾三次建立统一王朝，并对掸族等少数民族邦国征战，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怨和隔阂。掸邦居住的山寨，由世袭的头人，也即土司掌握着实权，保持着对中央主权的独立性，中央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往往也只是徒有其表。而土司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世袭地

位，一方面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发展自己的私人势力，建立起自己的护家看门的武装力量。

坤沙在金三角建立起自己的毒品王国，不仅拥有庞大的私人武装，配备着先进的武器装备，他还总结了金三角第一代大毒枭罗星汉的经验教训：早期的马帮贩运鸦片，长途跋涉，数百条牲口最多驮运几十吨鸦片，路远目标大，又需要大量武装人员押运，极不安全。于是，他紧紧抓住最能赚钱的两个环节——加工与运输，并进口了一批加工提炼海洛因所需的化学药品和仪器设备，在其大本营满星叠附近的高山密林中建立了十几个海洛因加工厂。他的高纯度海洛因满足了西方瘾君子的口味，使他们过足了瘾，于是金三角名声大振，海洛因源源不断生产出来，达到每月向外界提供 50 吨的规模，同时，浓缩的海洛因重量轻、体积小、运输方便，省去了繁杂的运输之苦，此举为坤沙挣足了钱财。

坤沙利用这些钱财大力发展武装力量，曾拥有一支两万余人的部队，除配备了常规的美制 M16 突击步枪外，还通过黑道购置了苏制萨姆地对空导弹、直升机等，尤其是他用重金收买了国民党残军团长张苏泉，委任其为“军师”，从此如虎添翼。在张苏泉的密谋策划下，蛊惑人心，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把罪恶的贩毒勾当说成是争取掸邦的民族独立，把自己的私人贩毒武装改称为“掸邦革命军”，直到 1993 年成立所谓的“掸国”，坤沙自任为掸国“总统”。

金三角的第三股毒枭力量是“鸦片将军”罗星汉。

罗星汉是金三角第一个大毒枭，其贩毒集团在金三角建立了第一代毒品王朝，使金三角成为举世闻名的毒窟，并孕育了下一个更大的坤沙贩毒集团。

罗星汉家族从曾祖父起，就一直生活在缅甸掸邦的果敢县。他

本人却是地道的华人后裔。罗家在当地是大户人家，是村中首富，其父人称罗四老板，有四个儿子。此人善于经商敛财，在罗氏家族中属于“朝”字辈，在同辈人中出了不少地方上的显赫人物，如：罗朝中，国民党时期云南“干修团”毕业生；罗朝相，果敢县教育局局长；罗朝栋，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团长。罗星汉属“星”字辈，他的堂兄妹大多在台湾求学，后多数留居于台湾。罗星汉的小妹罗星菊 1981 年从缅甸辗转去台湾，一直定居在当地。

罗家几代男儿都喜欢到中国读书做官，他们非常认同中国文化。

20 世纪 40 年代末，国民党残部从中国大陆溃退于缅甸少数民族集聚的地方，以保镖的身份帮助当地鸦片种植者把毒品运到泰国等国家换取黄金，从而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来维持军队开支。当年罗星汉投靠残军做了一个班长，在贩运鸦片的活动中为自己积聚一大笔钱财，同时也丰富了日后成为一个毒枭的经验。

罗星汉贩毒颇有心机。他极善交际，泰、缅、老的政府要员，军队、海关、邮政、法院等部门官员，他大都以金钱贿赂，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政府军稍有风吹草动，便有人送情报，或帮助解救被政府逮捕的贩毒分子。他的鸦片生意不仅在金三角，在曼谷、仰光、新加坡、马来西亚到处都有他的毒品窝点。他建立的罗家军虽然成分复杂，但武器精良，战斗力很强，连缅甸政府正规军也不敢轻视。

罗星汉就这样慢慢发达起来，成了其他毒品军阀学习的“榜样”，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称罗星汉为“鸦片贸易大王”。

金三角满山遍野盛开着美丽而邪恶的罂粟花，像一群群浓艳、丰硕、充满诱惑的妓女，疯狂地向世界四处蔓延。毒品侵蚀多少本是健康人的身心，多少人为此倾家荡产，丧失人格，堕落犯罪。吸

毒、贩毒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搅得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金三角被人们称为当今世界三大毒品产地之一。

也就是在这块充满神秘的蛮荒土地上，以上三股武装贩毒集团，为获取暴利，相互利用，相互残杀。

本书讲述的就是发生在这块神秘土地上的掸邦毒枭的故事。

1933年4月13日，缅甸东部掸邦高原已是酷暑季节，莱莫山弄亮大寨笼罩在一片炎热的阳光中。午后，寨中一幢木楼上传出阵阵婴儿的啼哭声，莱莫土司的女儿生了个小土司。

这个小土司出生后大哭不止，寨子里所有做过母亲的女人都赶来帮忙照料，还是无能为力。大家百思不得其解。一直哭到第三天晚上，一个仆人在屋里抽了一杆鸦片，烟雾在屋里缭绕，香气四溢，婴儿闻后突然停止哭闹，睁着亮亮的小眼睛四处张望，不一会儿便安然入睡了，使莱莫寨人大为惊叹。

小家伙聪明灵巧，深得全家人喜爱。外祖父给他取名坤沙。坤，是泰语“先生”的意思；沙，弄亮大寨后改称“沙村”。“坤沙”组合意为沙先生或沙土司。他的中国父亲为儿子取名张奇夫，这个中国人的名字意在成为一个不寻常的大丈夫。坤沙这个名字数十年后成了金三角一代毒枭的代名词，他的本名张奇夫却鲜为人知。

坤沙的父亲张振宇，据说是中国山东临淄人。有一年，他随一队云南商人来到莱莫山，在金三角各地足足待了大半年。掸邦的土司很乐意与中国商人打交道，他们把高原山区的土特产、木材、药材、皮货、鸦片等贩卖给外来商人，又从商人手里换进小工业产品、珠宝、布料等到山里出售，往往获取丰厚的利润。这个做珠宝生意的年轻人，不仅做生意讲信用，出手大方，且相貌英俊，举止

文雅，文武双全，他朴实谦和的性格使他与莱莫山周围村寨的人打得火热。

金三角腹地的掸邦人，由于交通闭塞，地处偏僻，与外界接触极为有限，统治权实际都掌握在几十个当地土司手中。每个土司都有自己的地盘、军队和寨民。莱莫土司家大业大，生意上挣了大钱，又在自己的地盘上设卡征税，向过往商人收取银两。加之鸦片年年丰收，质量上乘，莱莫土司家在当地富得流油。寨子也富足强大起来，土司本人成了莱莫山一带最具实力的人物。

莱莫土司尽管百事顺心，但一直膝下无子，直到中年才得一女。现在，莱莫土司担心土司之位无法传承下去。

莱莫土司的女儿此时 19 岁，出落得丰满诱人，美丽大方。莱莫土司一直盼望女儿招个上门女婿，继承家业，延续香火。无奈这个从小被土司百依百顺惯了的小姐，心性高傲，百般挑剔，数次相亲没有一个让她春心摇曳的意中人，土司心里十分着急。

中国商人张振宇的出现，使目光高远的土司女儿眼神明亮起来，按捺不住心中的爱慕之情，频频暗送秋波，经常找借口与小伙子接触，送去万般柔情。几经接触，小伙子也喜欢上了美丽泼辣的土司女儿，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

在一个美丽的黄昏，小伙子如约来到一个棘草丛生的山岗。远远望去，土司的女儿沐浴在一片橘红色的晚霞之中，美丽无比。阵阵的山风吹来，撩起她迷人的秀发，掀动她单薄的衣衫，土司女儿丰满的胸部紧张而有节奏地起伏着。

小伙子顿时春心激荡，抱起姑娘，走进一片灿烂盛开的罂粟地。月亮升起，皎洁的月光洒在姑娘美丽的躯体上，望着那双含情脉脉的双眼，那古老而神秘的诱惑无法抗拒，小伙子一阵狂喜，紧

紧搂着姑娘狂吻起来……

从此，这个从中国来的年轻商人留了下来，做了莱莫土司的上门女婿。

坤沙所属的掸族，在中国称为傣族，在越南、老挝称为泰族，泰国称为潞人。在缅甸国境内有掸族近 800 万人，掸族人 60% 住在掸邦，那里面积约 12.5 万平方公里，占缅甸国总面积的 25%，人口占全国的 20%。

据英国学者古伯里考证，掸族发源于中国的阿尔泰山。坤沙的外祖父家原是云南大理国人的后裔，其远祖迁移缅甸，居住在掸邦莱莫山一带，与掸族子女通婚繁衍，据说至今已有八代二百余年的历史。

这些远祖来自中华大地的农耕民族，似乎对中华文化认同很深，坤沙自己和他的外祖父都取有中国名字。坤沙 4 岁的时候，老莱莫土司特地从山外请来私塾先生，在先生的严厉管教下，坤沙识字作文，舞枪弄棍，还算勤奋。

坤沙有个二叔叫张秉舜，性格豪爽，颇有韬略。他进出都挎着当时流行的 20 响盒子炮，枪法很准。他抬头随手一枪，天空飞过的鸟雀便应声落地。坤沙很小就跟着他遍山漫野里寻鸟雀练枪法，落下的鸟雀掉进灌木丛，二叔挥着盒子炮大声呼喊，坤沙便钻进林木中寻找猎物。傍晚回来，坤沙背着一串串沾着血渍的鸟雀，乐颠颠地走在山寨的泥泞小路上。

有一次，坤沙跟着二叔进山游荡，来到一个泉水积成的小河边。此处林密叶茂，绿草如茵，四周万籁俱寂，只听见山泉叮咚和鸟雀啁啾。二叔解下盒子炮扔在地上，敞胸露怀躺在草地呼呼大睡

起来。坤沙盯着地上的盒子炮精神一振，托在手上玩弄起来，突然“砰”的一声闷响，坤沙猛地跳起来，摔进身后的小河里。他二叔惊醒后，望着河中扑腾挣扎的坤沙，张开嘴哈哈大笑。

就是在那一天下午，坤沙开始向二叔学枪法。在二叔的指教下，他双手紧握盒子炮朝天放了第一枪，只是身子和双手抖了一下，自己依然稳稳地站立着。他兴奋地喊叫起来，从此弄枪玩刀乐此不疲。

坤沙一天天地长大。莱莫土司把振兴山寨的希望寄托在心爱的外孙身上，常给他讲述些远古掸族的历史故事。那时邻近的剥蒙土司山寨正虎视眈眈，暗里准备侵吞莱莫土司的山寨。这两个老土司几十年来一直不和，可以说是多年的仇人。近几年，剥蒙土司靠寨民种植罂粟，贩卖鸦片发了财，购买了大量枪支，武装了一支二百人的队伍。而莱莫土司年老体衰，也想依靠鸦片让寨民们富裕起来，但总觉得力不从心。尤其剥蒙土司有意为难作对，在山路上设卡收税，盘剥欺负莱莫寨人，甚至半路拦劫莱莫山寨贩卖鸦片的马帮，强行收购，只象征性随便给几个钱。寨民尽管十分气愤，告知莱莫土司，但老土司势单力薄，靠几十支老枪土炮斗不过剥蒙土司，往往只有忍气吞声。

每天傍晚，莱莫土司总是领着小坤沙出寨散步。中间坡地罂粟盛开，红色的白色的罂粟花迎着夕阳，灿烂艳丽。站在山顶上，望着山下万顷罂粟，老土司黯然神伤。他用浑厚的声音对外孙说道：“孩子，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莱莫山将来要靠你来支撑。”

坤沙那时还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里记恨着莱莫山的仇敌剥蒙土司。